

世界文學名著

塔
拉
斯
布
爾
巴

著

譯者小引

這篇小說，是代表尼格拉義·郭歌爾的傑作之一。這篇雖被稱為歷史小說，但嚴格地講並不怎樣適合於一般歷史小說的定義，只是其中的事蹟是取自十五世紀的哥薩克人的生活的。為理解塔拉斯·布爾巴（Taras Bulba）關於扎波羅基是應當有一些知識。英譯者加爾涅特夫人曾給了一些解說，茲譯在下：

「早在盲者瓦希黎（一四二五——一四六二）當權的時代，人們便開始以扎波羅基（Zaporozhye）為寄身的地方了，扎波羅基這個字的意義是：「在激流的下方，也便是，在尼波河的下流的諸島間。那裏有一個團體漸漸生長起來，這個團體的目的，是防護克利密亞一帶的韃靼人侵襲烏克蘭的，韃靼人是每年要侵入俄羅斯境內，擄走成千成萬的男女兒童，到亞西亞的市場上去出賣；而且那個團體的組織，也是防備波蘭人的，特別是在黎蘇阿和波蘭在一

六五九年的結合之後，它想把農奴制度和波蘭的制度輸入小俄羅斯境內來。從南俄的哥薩克多數的人民，被韃靼人和波蘭人的恐怖所驅逐着，來結合這個扎波羅基的團體。加入扎波羅基團體唯一的條件便是要聲明信仰正教教會，而肯防護它，以及遵從團體的章程。希葉遲或名希葉遜（這個字的字義是森林中的開拓地，在那裏以倒落的樹木堆積起一座要塞）是建設民主的規則之上。它是分成幾多屯營，每一營選出它的營頭，他分配管理食糧。在集會（Рада）中——所有的各屯營的全體的集會，哥薩克人選擇出一位總團長，和他的副手法官，書記官，以及副官。這是人們全是主職一年，但是若被大家不滿意的時候，什麼時候都可以被撤去的。當扎波羅基人正在戰爭的時候，這位團長的權利是無上的，但是在和平的時候，他只是在集會時作表決的事而已。

獨身生活是希葉遲的嚴格的章程；結了婚的人來加入這個團體，是要把他們的妻子留在家裏的。以死的痛苦而嚴禁帶一個婦女到希葉遲來，而且任何節操的違犯是要受嚴重的懲罰。最初希葉遲爲着防避侵襲，是從某一個地方遷到另一個地方去，只是到了十六世紀末，才

在激流的下方的島上有了一處永久駐軍的地方，而且就是在那時候最多的哥薩克人們，只是在暑天中停在營裏，而回家去過冬。扎波羅基和其他的烏克拉茵似地，誓約與俄皇合作，而實際上他們又是獨立的，有時他們會和波蘭講和，而也有時他們合土耳其人講和的。在一七〇八年，在瑪霍巴之下，他們是聯合了瑞典的查利七世。在波爾塔瓦的敗役之後，比得大帝解散了希葉，那些殘存的扎波羅基人，便被驅到克利密亞可汗去使役了。但是在一七三三年，他們又被俄羅斯政府所認許，回到他們的舊居來。在那個時候他們包含着三個階級：未婚的哥薩克人住在希葉內，享受一切的特權；已婚的哥薩克人生活在村莊裏，當招集的時候，他們必要來結合，但是沒有在集會時選舉的權利，也沒有充當長官的權利；其次是農民，他們每年要給希葉納貢。在克利密亞的韃靼人總是成為危險之源的時候，扎波羅基人是爲俄羅斯政府所需要的，在克利密亞征服之後，蓋塞林大帝最後在一七七五年廢棄了希葉。

郭歌爾在他的小說中並沒有歷史的正確的企圖，而且很難確定這篇故事的年代。他告訴我們塔拉斯是一種只在十五世紀才能有的人物，然而同時他的兒子們從學校回到家裏來，而

那種學校是在十七世紀初才存在的。」

這篇譯文是根據倫敦 Chatto & Windus 書店出版的加爾涅特夫人的英譯本，何維看美國 F. Hebard 的英譯本爲藍本譯成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譯後記

塔拉斯·布爾巴

—

「你轉一轉看，孩子！你們的樣子是多麼滑稽呀！你們穿的是和尚的長衣服！在學校裏人們都是穿着這樣的衣服走道麼？」

老塔拉斯·布爾巴以這樣的話語，迎接了他的兩個兒子，他們曾在基葉夫學校讀書，現在正回到他們的父親的家裏來。

他的兩個兒子是方從馬上下來，他們是兩個剛毅的青年，像當時一般方從學校裏出來的學生們似地，在他們的眉下仍然顯現着鬱鬱的樣子。他們的強壯而健康的面上是長着初生的軟毛的鬍鬚，還沒有黏過剃刀。他們的父這樣地接待他們，弄得他不知道怎麼好了，一動也不動。

地站立着，眼瞧着地下。

「站穩一些，站穩一些！讓我好好地看看你們，」他繼續着說，使他們轉過來又轉過去：「你們穿的是多麼長的外衣呀！奇怪的外衣！這樣的外衣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們倆無論哪一個稍爲跑一跑，我很喜歡看一看是否他要纏在下裾裏跌倒呢。」

「不要笑，不要笑，爹爹！那個年長的，最後忍不住地說了。」

「唔呀，這個傢伙真傲慢哪！我說，爲什麼我不要笑呢？」

「是的，你不能够笑，雖然你是我的父親，假若你還這樣笑，我也要打你！」

「哈，你真是好孩子！什麼！打你的父親？」塔拉斯·布爾巴說，驚訝地向後退了幾步。

「是的，縱算你是我的父親，假若我是受了侮辱，我不管他是誰，我也不能够容讓。」

「你想怎樣和我打法呢？用拳頭？」

「隨你怎樣。」

「好的，讓我們來用拳頭！」布爾巴說，捲起他的袖子：「我倒要看一看用你的拳頭，你是怎

樣的一個人」

於是父親和兒子，在他們長久的別離之後，不但沒有親愛的歡逢，而開始互相擊打着脇背，背上與胸部，一會兒分開手，瞧着對方的漏空，一會兒又從新打起來。

「你們瞧瞧啊！這個老人是瘋了！他簡直是神經錯亂了！」他們的蒼白，瘠瘦而親善的母親說，她站在門口，還沒有得到功夫來擁抱她的珍愛的孩子。「孩子們方才回家來，我們有一年多沒有看見他們了；可是這個老東西中了魔了——和他們鬥起拳來！」

「但是他鬥得好極了！」布爾巴說，停止住。「實在的，他鬥得真好！」他稍稍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又繼續着說。「一個人不能再過於苛求了他！可以成爲一個很好的哥薩克人呢，孩子，你好啊？來給我們一個吻！」於是父子彼此接了吻。「好的，孩子！你要打任何人像方纔打我那樣；無論誰也別讓他脫開！但是你的衣服仍然是滑稽的。那條垂着的繩子是什麼？還有，你呢，爲什麼你站在那里動也不動？」他說，轉身對他的次子：「你爲什麼不來打你的父親，你這個狗仔？」

「他還要想出多麼怪的事啊！」母親說，這時她正在擁抱着她的次子。「誰會聽見這種穢

的事體，孩子打他自己的父親！就好像現在他覺得這是應該似的：這個孩子還小呢，他走了很遠的路程，他已經疲倦了……」（這個孩子已有二十多歲，身材長過七尺了）「他現在需要休息，該吃些東西了，可是你在這里逼迫他們拳。」

「唔，你是個太顧體面的傢伙！」布爾巴說。「不要管你母親，孩子：她是一個婦人，她不懂得什麼。溺愛對於你們有什麼用處？你們所需要的是廣闊的平原和一匹好馬，那便是給你們的最好的款待。你看見過把戰刀磨——這才是你們的母親！其餘他們塞在你們頭裏的全是毫無用處的東西：學校和那些書籍，字典和哲學，以及一切那些混賬東西。我唾棄它們！」在這裏布爾巴插進一個字來，那是在印刷品上絕對不能公表的。「我要告訴你們，就在這個星期裏我將把你們送到扎波羅基（註）（Zaporozhye）去。那裏是長進學識——真正的學識——的最好的地方！那裏才是你們的學校；只有在那裏你們能够學到知識。」

「那麼他們在家裏將只能停一個星期麼？」那個癯瘦的老母親說，眼裏浮着淚：「他們連

（註）扎波羅基是在尼波（Dnieper）急流的那方的哥薩克人的國土。

享點樂子的時候都沒有了，可憐的孩子們！他們連認識認識他們自己的家裏的功夫都沒有，我都不能好好地看看他們了！

「算了吧，別再叨唸啦，老婆子！一個哥薩克人不是爲着纏在婦人們的身邊而生的。你會把他們藏在你的裙子底下，像母親躲在地坐在他們的上邊。去吧，趕快把所有的東西都給我們擺在桌上。我們不要油煎餅，蜜糕，糖粟餅乾和那些樣子貨；給我們拿來一個整個的羊，準備一個山羊和四十年的老蜜，高粱酒越多越好，可是不要加雜着多種花樣的，不要加葡萄乾和藥料，要像發狂似地沸騰，嘶嘶地發响的純粹的高粱酒。」

布爾巴領着他的兩個兒子走進廳房中，那裏有兩個美麗的侍女，飾着錢幣製成的頸環，正在忙着收拾。她們急忙跑出屋來，顯然她們是被那對於任何人不認爲的青年主人驚嚇了，或者也許她們只是爲遵守着婦女的習俗，每一看見男子便叫着一直地跑開，於是羞愧地把面孔藏在袖子裏。房間是隨着當時的趣味裝飾的——那只是在歌謠中還遺留着面影，這樣的歌在很早以前曾有長鬚鬚的老人在烏克拉茵地方溫和田地伴奏着班杜拉（bandura）圓鼓。

靜聽着的人羣中歌唱着——也便是這房間是隨着那在烏克蘭地方的正教會的大小教堂正在開始的大混亂時代的趣味的。一切全很淨潔，塗着畫彩色的粘土。周圍的牆壁上是用劍子，鳥網，魚網，鎗枝，一個作工很細緻的火藥角，一個金黃燦爛的馬鞍，一個帶着金環子的馬鞍，房中的窗戶很小，嵌着污光的圓玻璃，像這種窗戶的樣式在今天只有在老教堂裏還可以看得見。所以若舉起那活動的玻璃，人們可以向外面看望的。在窗戶和門的四邊上，是有着鑲嵌或門楣在牆角的架子上，放着綠色或暗藍色的玻璃瓶和罐子，飾着彫刻的銀杯，種種樣式的鍍金盃——溫尼斯式，土耳其式，奢蓋希亞式，這種盃子是經過了幾個人的領有後從各種地方傳到了布爾巴的客廳裏來，像這樣的事在那混亂的時代是時常有的。在屋中的周圍擺列着許多白樺皮的凳子，在佛像下的一個牆角裏，放着一個大桌子；另外還有一個全部遮着五色瓦的大火爐。所有的這些對於這兩個青年全是非常親熱的，他們在每年的暑假期中都是徒步走回家來，他們的所以要徒步走，因為那時沒有馬而且習慣也不允許學生們騎馬的。他們的前額上覆着卷縮的長髮，那是任何拿着武器的哥薩克人都有權利撕掉的。這次因為他們是畢業了，所以布爾巴預

先從他的馬羣裏選了兩匹小馬送去。

爲慶祝他的兩個兒子的歸來，布爾巴曾命令了聯隊的所有的士官們準備着集合；於是當其中的兩個士官和他的老友伴隊長德米特羅·托烏喀遲到來的時候，他立刻便介紹他的兩個兒子給他們，說：「你們看，這是多麼壯觀的兩個青年！我不久就要送他們到希萊遲（Chala）去。」客人們慶祝布爾巴和他的兩個兒子，而且說，這樣作是非常好的，對於一個青年，扎波羅基希萊遲是再好沒有的訓練處了。

「請坐吧，伙伴們，每位隨便選一個最好的位子吧。孩子們，來！第一先喝一杯高粱酒！」布爾巴說。「祝福你們！你們的健康，孩子們！你，奧斯塔波；還有你，安得萊！上帝答應你們，在戰爭中永遠勝利！你們將打敗回教徒，打敗土耳其人，打敗韃靼人，而且若是波蘭人來攻我們的教會的時候，你們將打敗波蘭人。傳你們的孟子，怎麼樣，這酒好吧？高粱酒！拉丁文是怎樣講法？是的，那些拉丁人們是些可憐的傢伙；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世界裏有高粱酒這麼一種東西。那個人叫什

（註）扎波羅基哥薩克人的軍營。

塔拉斯布爾巴

名字——那個寫拉丁詩的人，我沒有讀過多少書；所以我不知道；是霍萊斯（Horace）吧，對？

「父親是怎麼一回事呀？」長子奧斯塔波心裏想：「這個老人全都知道的，鬼東西！可是他假裝不明白。」

「我猜想，僧院長怕不允許你們開一開酒味吧，」塔拉斯繼續着說。「說出來，孩子們，不是他們用樺木棍鞭打過你們的背和渾身上下？恐怕你們就是長到極懂事體，他們還要用鞭子打你們吧？大概，不只是星期六，就是星期三和星期四，你們也要挨打吧？」

「父親，以前的事沒有什麼想頭，」奧斯塔波冷冷地回答着。「過去的事是已經過去了。」
「讓他現在來試試看！」安得萊說，「無論什麼人現在讓他黏我一黏，現在就算有一隊隨和人跑出來，也讓他們知道知道哥薩克人的劍是有怎樣的味道！」

「好的，孩子！我賭咒說，那是好的！到了那樣的時候，我願意和你一道兒。我起誓說，我願意。我停在這裏作什麼哪？種地，管理房屋，看護着豬羊？纏着我的老婆婆她的吧？我是一個哥薩克人，我

決不會那樣！要是沒有戰爭那怎麼好呢？無論如何我也和你們到扎波羅基去玩一趟。我賭咒說，我一定去的。」老布爾巴越來越興奮起來，最後他使他已陷於狂暴，從桌邊站起來，挺直了身子，踏在地板上。

「明天我們就走！爲什麼要延遲呢？在這裏我們能够搜出什麼敵人呢？這些全對我們有什麼用處啊？這些壺是作什麼的？」他這樣說着便開始摔破了那些壺和瓶子。

那可憐的老婦人，已經看慣了她的丈夫的這樣的爆發，只是坐在凳子上悲哀地凝望着。她一句話也不敢講；但是她聽見了這種怕人的決定。她忍不住地流出淚來了；她看着她的孩子們，立刻她就要被迫着和他們別離了。那種彷彿是震顫在她的眼裏和緊壓着的唇上的沈默着的悲哀的辛酸，沒有人能够描寫得出來。

布爾巴是怕人地頑固。他的這種性格是只能存在歐洲的半遊牧的邊境上，當十五世紀中全部原始的南俄羅斯爲它的主人所放棄，被蒙古的掠奪者的無止息的侵略所荒蕪而燒成灰塵的時候；那時，一般家室和隱身的地方被剝奪了，人們變成更勇猛而且剛毅；他們遷移在他們

的被燒毀了的灰塵上，眼睜睜那怕人的毒國和永恆的危險，於是變成毫無畏縮地面對着一切；而忘掉世界上有恐懼這樣的一種東西了；那時，那古代平和的斯拉夫靈魂的性格被包圍在戰爭的火燄中，激起了所謂哥薩克人的氣質——俄羅斯人天性的一種無限制的狂暴的表現。在一切的水原上，在一切的淺水地，在一切沿岸的地域，在一切交通便利的地帶，都是哥薩克人，他們的數目沒有人能够數得清，而且就是當他們的首領要知道確實的數目的時候，那勇敢的伙伴都敢回答道：「誰知道啊！他們散在曠野的全面上；只要是有一個小丘的地方就有哥薩克人。」那確實是俄羅斯人氣力的驚人的表現：那是因為災患的磨難從人們的肺腑中激起來的。代替着古時的封建地帶和那充滿了獵僕或獵師的小城市，代替着那總是戰爭而賣掉了城市的小王侯們，興起了哥薩克人的鎮市與村落，他們是被一種共同的危險與對於反基督教的強盜的一種共同的恨意而聯絡起來。每一個人從歷史上都可以知道他們的騷擾的生活和永恆的鬥爭是曾怎樣地把歐洲從那危嚇着要毀壞它的殘酷的侵襲中救助出來。那些蘇蘭的君主們，代替了封建時代的諸侯的地位，成為那廣大的——雖是遙遠而薄弱——土地的主權者，他

他們認識出那些哥薩克人的重要與他們作爲兵士和守護人的價值。他們鼓勵着哥薩克人，他們褒獎着他們的這種氣質。在他們的勢力所達不到的地方，從哥薩克人的本身中選出了首領，把那些村落與鎮市改變成爲聯隊和師團。這些並不是正規的常備軍；沒有人可以看見它們的存在；但是在戰爭與總動員的時候，不到一個星期之內，每一個人都現在馬上，全部武裝，從國王只領得一個金幣的賞賜，這樣便組織成一種任何募兵的方法都不能作到的壯觀的軍隊。遠征完了之後，戰士們便又回歸到他們的牧場和耕地，回歸到尼波河上的渡船所，捕魚，買賣，釀造酒，於是成爲一個自由的哥薩克人。同時代的異國人對於他們的這種異常的能力覺得驚訝，是當然的事。任何種技巧沒有哥薩克人不知道的：釀造酒，造車，製火藥，作鐵匠和木匠的工作，而且以着極狂亂的歡快，飲酒，遊蕩，到只有一個俄羅斯人才能够的那種程度——所有的這些事對於哥薩克人都是毫不廢力。而且不只在戰爭的時候那些哥薩克人認爲應招出戰爭是他們的義務，就是在任何有了緊急需要的場合，都可以招集出全部的義勇軍：隊長們只要跑到村落和鎮市的市場和廣場去，站在車裏發出最高的聲音這樣喊道：「喂，造酒的人們！丟掉你們的生意吧，別

再臥在床上用你們的胖身體喂蒼蠅啦！都一起來獲得武士的光榮！喂，耕地的，看羊的，圍着女人屁股轉的人們！不要因為再推耕犁，在地土上弄污濁你們的黃鞋，隨着女人的屁股轉，而失掉你們的武士的榮譽呀！獲得一個哥薩克人的榮譽，這是最好的時光啊！」於是這些話語，使像火花落在乾木柴上一般。種地的拋掉他們的耕犁，釀酒的丟掉他們的桶子，打碎他們的酒樽，工人和買賣人放棄了他們的技藝和店舖，打破房裏的水壺，於是每一個人上了馬。事實上，在這種地方，那俄羅斯的國民性，尋到它的強力的開展的充分的發洩。

塔拉斯便是這樣的一個常備的老聯隊長；他是爲着戰爭的狂熱而生到世間來的，而且他的性格的粗躁的直率成爲他的特點。在那些年代，波蘭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在俄國的貴族中。許多俄羅斯人已經接受了波蘭的風習，已經把奢侈的生活，壯觀的從僕，獵鷹，獵犬，宴會，廣大的邸宅等習慣，介紹進來。所有的這些都不是塔拉斯的嗜好。他喜歡哥薩克人的簡單的生活，而且同着那些追隨着波蘭京城的風尚的同伴們爭吵，管他們叫做波蘭貴族的奴隸。他總是強硬的，認定他自己是正教的權威者。凡是各村子裏對於猶太人請店主和戶口的新加稅，稍爲一起了